



无处可逃

著

WuChunTao
Works

如果梦醒时 还在一起

Time Tempers Love
But Not Remove



假若遗忘是唯一的解脱，那我愿把爱留在你心底的角落



网络原名
【雾逝人非】

晋江、新浪、腾讯、搜狐……
数十家顶级文学网站

联袂推荐



拨开爱的迷雾，把心唱给你听。
我们看得明故事的开始，却永远猜不出结局

无处可逃
● 著 Wai Chuk Tao
WORKS
如果梦醒时
还在一起
Time Tempers Love
But Not Remov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/无处可逃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5

ISBN 978-7-214-05818-8

I. 如… II. 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4109号

- 书 名 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
著 者 无处可逃
责任编辑 江 南
文字编辑 孙 杨 冀南溪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80千字
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5818-8
定 价 24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楔子 / 2

Chapter 1 梦境 / 4

Chapter 2 访谈与咨询 / 14

Chapter 3 翠湘 / 24

Chapter 4 心理援助 / 38

Chapter 5 圣彼得堡 / 47

Chapter 6 措手不及 / 53

Chapter 7 暧昧 / 64

Chapter 8 一无所获 / 70

Chapter 9 善恶之间 / 77

Chapter 10 燃烧 / 85

Chapter 11 吻 / 93

Chapter 12 语词联想 / 106

Chapter 13 编号17 / 117

Chapter 14 自卑与骄傲 / 125

Chapter 15 挑衅 / 134

Chapter 16 割裂的画 / 145

Chapter 17 我爱你 / 157

Chapter 18 蕨 / 168

Chapter 19 幻象 / 178

Chapter 20 微变 / 188

Chapter 21 藤蔓交缠 / 199

Chapter 22 波澜渐生 / 210

Chapter 23 会唱歌的鸢尾花 / 2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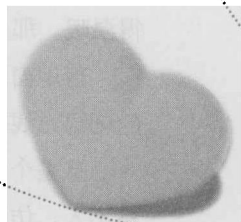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24 雾逝人非 / 231

Chapter 25 回国 / 248

Chapter 26 请求 / 2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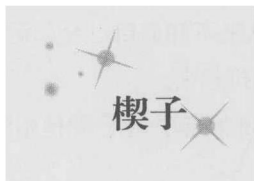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27 命运的归途 / 268

Contents
目录



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，
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。

——庞德·《在一个地铁站》



夏绘溪有些疑惑地环视这间办公室。

空间宽敞得不可思议。光线从正对着她的窗口落进来，地板的色泽叫人觉得温暖。那是原木地板，和谐整齐的几何图形是天然形成的。

落地窗前的桌子后边坐了一个男人，她使劲张开眼睛，试图透过迎面而来的刺眼光线去看清对面那个人。

这是个清瘦的男人，手扶在椅背上，肌肤苍白。整个身体和背后的阳光格格不入，仿佛是有一层冰晶的烟雾将他隔绝起来。

暗红色丝绒窗帘慢慢地被拉上，光线越来越微弱，直到黑暗完美地笼罩房间，驱逐出了最后的自然光亮。他穿着黑色的衬衣，神秘高贵的暗色衣料镀上了银色的光泽。他的嘴角有一抹如玫瑰般浓烈的血渍，仿佛是小说里中世纪吸血伯爵，阴郁俊美。

光线稀疏得不可捕捉，可她却能把他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缓缓俯下身，指腹触到她的脸颊，微凉而光滑。他的手指一点点地滑落下去，直移到她的颈间，似是为了感受她肌肤下正流淌着血液的青色筋脉。顿了顿，他才抚上她衬衣的第2颗扣子。

他的手指像是有魔力一样，触感带出奇妙的弧度，以她的身体为弦，不急不徐地演奏。

夏绘溪紧张得浑身颤抖，她想看清那个男人的模样，可他居高临下，眼神亦不曾给她，表情隐秘得似是天边不可触及的星涡。

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任他解开她余下的衣扣。薄而软的衬衣褪在了她的肩胛下，里面的那件小而贴身的丝绸吊带对他而言，更加不是阻碍。他的手贴上她白皙而柔软的胸口，薄唇也随之落了下来，缓缓地移向她的唇。

男人的头发微长，末梢落在了她的肌肤上，仿佛是一片雪在融化，又像是一粒细沙在摩挲——夏绘溪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如此敏感，只是最轻微的撩拨，身体竟然会不由自主地随之颤抖起来。

她的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潮热感，和他始终冰凉的体温贴在一起，对比而成了奇妙的感触。

没有挣扎，没有抗拒，她内心深处满是要迎合他的一种欢喜。她盼望他继续，盼望他深入。

男人的动作忽然停了，又刻意地低下自己的视线。

她终于，奇迹般地看清了他的五官。

.....

Chapter 1 梦境

夏绘溪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在重重地喘气。浑身燥热，几乎出了一身的薄汗。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抓着床单，直到理智恢复，才慢慢地松开了来。她胡乱抓过床边的那杯凉水，很快地灌了下去，又看了眼时间，才坐了起来。

那个梦又一点点地从潜意识里浮现出来，逼真得能让她回忆起所有的细节。这个年纪，这种梦，并不算什么新鲜事。

可作为一个心理学者，夏绘溪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梦的含义。

“9月1日，梦见和一个男人发生亲密关系。”夏绘溪握着笔，想了想，重又落笔补充：“裴越泽，CRIX 总裁，两年前做过数次心理咨询。CRIX 即将和研究所共同开发精神治疗的药物。”

精神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梦境分析，因此她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坚持记录自己的梦，这也是她唯一可以相信的、真实的实验素材。如今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本了。她怔忡地合上那个黑色的真皮本子，目光无意识地望向手边的一本专业书，里边有一句话可以完美而恰当地替自己解释这个梦。

“如果咨询者和医生在沟通中无法达成一致，那么有一方会用一种‘激情幻想’填补两者间的缝隙。”

只是困惑——她不过和他见了数面，话都没说几句，所谓的两者间的“缝隙”，更是不知从何谈起。或许唯一的解释是最近一直在忙着那项合作，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裴越泽的资料，难免又勾起了她并不算印象深刻的回忆。

不管怎样，这个梦依然显得有些吊诡。

夏绘溪站起来，用清水冲了冲脸，又顺手戴上黑色发箍，扎起马尾，穿上牛仔短裤和黑色帆布鞋，再配素白的T恤。在镜子前看了下，似乎有点过于简单。于是，她又拿了件墨蓝的小马甲套上，这身朴素的搭配立刻显得别致且知性。

这位年轻的女老师在南大十分受欢迎。她总是有一种令学生信服的聪慧气质，关于她在上学期间优异得令人瞩目的成绩，以及硕博连读、直接留校做讲师的传奇，都足以让那些师弟师妹们刮目。至于在学生给老师的评分中占很大比例的样貌，夏绘溪也以清秀优雅胜出，她高挑而不失纤细的身材，再简单的衣服，只要穿在她的身上，就有一种很自然的舒适感。

夏绘溪一直是单身，偶尔有年轻的男生会来送花，或者收到匿名短信，这让她觉得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惬意。

早上还有课，夏绘溪关了空调、走出宿舍的时候，暑气扑面而来。南方的城市总是要过了10月份，暮夏才算结束。掰指一算，实在还很遥远。夏绘溪踩在穿过浓密绿叶漏下的小小光斑上，发现光线把自己的影子拖在了身前，纤长得仿佛是流云，有种和炎热不相称的透明感。

穿过半个校园，她开始觉得热，额上也密密地沁出了汗，幸好她的头发全被发箍往后固定住了，不会觉得黏人。其实少有女生像她一样愿意露出额头。就像她的学生私底下分析的那样，其实她的容貌，若要说惊为天人，倒也不见得，只是干净清爽。大夏天见到了，她轻巧的模样总带给人平静宜神的感觉，就像是沐浴之后钻进空调房间，再饮一杯冰水，由内而外的舒爽惬意。

她要先去院系里拿资料，她的导师彭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心理学家，也是研究所的所长。

博导的办公室在3楼，夏绘溪敲了敲门。

听到有人答应后推门进去，这才发现办公室并不只有彭老一个人，他正坐在沙发上和一个年轻人聊天。

彭泽虽然是学术权威，可是待人接物从没有半分架子。他捧着宜兴紫砂壶



招呼夏绘溪：“来，来，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”

年轻人很主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，个子很高，站得也挺直，向夏绘溪伸出手：“你好，我是苏如昊。”

这个名字有些耳熟。夏绘溪愣了愣，握住他的手：“夏绘溪。”

“小夏，这就是我对你提过的苏如昊。从国外归来的应用心理专业毕业的硕士生，这一届新招的，也是我的博士生。”彭泽把茶壶搁在桌上，又转向了苏如昊：“这是夏绘溪，也是你师姐。你初来乍到，有什么不熟的地方可以多问问师姐。”

苏如昊显然是在认真而不失礼貌地打量夏绘溪，他含笑着说：“好的。”

此刻的夏绘溪有些不在状态，隔了好一会儿，才重复地问了一遍：“你是哪里毕业的？”

苏如昊很认真地又说了一遍。显然，她之前并没有听错。

夏绘溪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，仿佛这个年轻人英俊的脸上沾了灰尘，又仿佛见到了外星人。

他那个世界闻名的学府心理系毕业，却回到国内读博士？

这个世界癫狂了吧！

她没坐下来，苏如昊就陪她站着。他唇角的那丝笑勾起的弧度恰到好处，似乎就是聊天符号中那个笑脸括弧，简洁干净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。夏绘溪毫无抵抗力地回给他一个微笑，转头对导师说：“我是来拿资料的。”

彭泽将一叠文件夹给她，又关照了几句，她便简单地冲苏如昊点点头，转身出去了。

夏绘溪在一楼的大厅里看看时间，大概还有20分钟才到上课时间，她不想这么早走进室外的烈日炎炎中，于是坐下来随手地翻看资料。直到有人喊她：“夏小姐？”

她抬头一看，是苏如昊。他一手插进口袋，站在不远的地方向她打招呼。这个年轻人有着清爽的鬓角和俊朗的轮廓，眼珠黑亮得像是宝石。夏绘溪不由

自主地想：要是被那群爱闹的学生发现这样一个帅气博士，学校论坛上大约又会多一个火热的话题了。

他们并肩走出去。夏绘溪终于忍不住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来国内读博？”

苏如昊的脚步很沉稳，走在马路一侧，肩膀上落满了金色的阳光：“就是想回国了。你知道，国内最好的心理系就是在南大。”

夏绘溪还是觉得有些不解。不过她也明白，彼之蜜糖，我之毒药，勉强不来，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。

恰好到了分叉路口，夏绘溪要去教学楼，于是礼貌地问他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他对学校不熟悉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：“第一天来，随便逛逛。”于是，索性随她一起去教学楼。

行到了教学楼下，苏如昊才记了起来：“刚才彭教授说下午有一个关于精神药物开发的记者会，是所里的一个项目，他说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。”

夏绘溪点头：“好的。你把手机号码给我，下午的时候我再联系你吧。”

正是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他们站在教学楼门口说话的当口，好几个夏绘溪的学生从她和苏如昊身边走过去，走得远了还回头挤眉弄眼张望他们。她只当做没看到，摁下了储存键：“好了。那么下午见。”

“再见，夏小姐。”

夏绘溪本来已经走进楼里了，听到这句话，还是转过来：“我们这里一般还是叫做师姐的。或者，你叫我小夏也行。”

苏如昊静静地站着，看见年轻的师姐站在离自己不到三步的地方，语气轻松地劝告自己。她穿着及膝短裤，露出的小腿显得修长漂亮，而素净得没有瑕疵的脸仿佛由上好的玉石雕琢而成，又嵌了一双流光溢彩的眸子，有一种动人的干净。

他笑了笑：“师姐，我还是叫你小夏吧。”

上课铃响了，夏绘溪冲他挥挥手，迈开步子走了。

苏如昊站在原地很久，走动的人越来越少，不时有几个迟到的学生冲进去。这慢慢肃静的氛围仿佛是退潮，白色的浪卷渐渐稀疏，最后消失在海岸线上。

他平静地打量这个陌生的校园，这个他即将要工作学习的地方，让他有一种奇特的归属感。

课间10分钟，夏绘溪被几个女学生围住了。其中一个女生笑嘻嘻地问：“老师，送你来上课的是你男朋友么？”她应对得很沉稳：“不是。是你们的师兄、我的师弟。”几个女孩子显得有些兴奋，叽叽喳喳地讨论了一会儿，直到上课了才散开。

夏绘溪继续讲课，中央空调在给这个教室降温，学生们唰唰的记笔记，一切正常。她的余光扫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坐在角落，目光似乎有些恍惚，也没记笔记，直直地看着黑板。

她记得这个女孩子——于柯。因为她家里条件不好，所以分外努力地学习，成绩优秀，老是拿到那几项学校特设的奖学金。

于柯在上课的时候向来是极认真的，很少有这样开小差的时候，夏绘溪有些诧异。不过大学里上大课，老师要顾及大多数学生，无法分心去管这些，她想了想，并没有停下讲课，只是若有若无地去注意那个女孩子。

下课的时候，她径直走到于柯身边，亲和地问了句：“身体不舒服么？”

于柯穿着很朴素的灰色短袖衬衣和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慌乱地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夏绘溪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我看你脸色不大好，也就随便问问。”在她转身要出门的时候，于柯忽然又喊住了她，声音有几分不确定：“夏老师，这几天……我常做同一个梦。”

夏绘溪现在代的这门课，是介绍心理学流派的，可偶尔的，因为和研究方向相关，她或多或少地会向学生介绍梦的解析方法。她不止一次地提到过Zac博士通过梦，可以精准地分析出一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，并且对咨询者的生活状态作出正确的指导和建议。

她微一愕然之后，转身对于柯一笑：“来，我们边走边说。”

这是在南大很受欢迎的一家奶茶店。

夏绘溪点了两杯布丁奶茶，坐下后，她不动声色地打量对面的学生。于柯

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子，短发，瓜子脸，有种城市女孩少见的淳朴。

于柯一直在沉默，或许是不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夏绘溪并不急，喝了口饮料，滑溜的布丁在唇齿间轻轻地碰撞，有一种鸡蛋的香甜气息弥散开来。

“老师，我总梦见我的老家。我奶奶去世很久了，可梦中的我在陪着她说话，我们一起晒太阳……”于柯的手就放在桌上，纤细的手指握成拳，又放开，极度地紧张不安：“我还梦见我在跑步……”

夏绘溪专注地听着，恰到好处地接了她的话：“然后你跑不动了？或者跑道无限地延长开去，直到筋疲力尽也看不到终点？”

哐啷一声，奶茶被于柯碰翻了。稠稠的液体洒满了一桌，冰块叮咚作响着在桌面上滑开去，大块的布丁泛着诱人的色泽。店员连忙过来擦拭，挡住了夏绘溪的视线，她不得不微微往后一靠，语气温和地追问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
因为夏绘溪丝毫不差地预测出了梦的下半截，于柯望向她的眼神充满了信服，她用力地点头，牙齿把嘴唇咬得雪白：“是。”

其实是很寻常的一个梦，连所谓的恶梦都称不上，可于柯脸色苍白，语气正在颤抖，仿佛难以复述出这样的场景。

夏绘溪心里已经明白个大概了。她一手扶了自己的额角，微微阖眼，又一次调整了语气：“不要怕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可以试着帮你分析一下。”

从奶茶店出来的时候，她们已经亲密得有如姐妹了。夏绘溪随意地搂过于柯的肩，拍了拍：“现在心情好点没有？”她遗憾地叹口气，“本来应该请你吃个饭的，可我现在还有事……”

于柯还是有些拘谨，或许因为这些天睡得不好，眼下一片乌乌的沉青色。她看着笑容满面的老师，心情已经放松了下来，语气诚恳而认真：“谢谢。”

其实夏绘溪也曾收到过回报丰厚的咨询费，可是没有什么会比这样一句真诚的道谢更让人觉得愉快。

她轻松无比地笑了笑：“算不上帮忙吧……我们是彼此分享，不是么？”

灰色的道路笔直地伸向前方，于柯走在林荫道上，背影纤细，绿叶和阳光，似是浅金和深绿的颜料，泼满了这幅清新的油画。夏绘溪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

希望这个善良的孩子，能一直这样无畏地走下去。

回头看了看时间，才觉得有些晚了。夏绘溪快步回自己的住处，又给苏如昊拨电话。

“记者会是在3点，我们2点半在门口见吧？一起打车过去。”

电话那边隔了一会儿，才传来声音，苏如昊一口答应下来：“好。”

她回家很快地换了一件轻薄的亚麻质棕色长裤，理了理头发，急匆匆地就往校门口赶。不迟不早，恰好2点半。她一眼看到苏如昊站在那里，十分显眼，挺拔如同白杨。

偏偏打不到车，大热天的，她急得满头大汗。回头看了眼苏如昊，他倒是不急不缓地站在那里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要不坐我的车过去吧？”

夏绘溪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最后微微张了嘴，眼看着那辆停下的出租车被另一个人拦走了，她转过身，一脸哭笑不得：“你干吗不早说？”

苏如昊和她一道去校停车场取车，一边微笑解释：“是你建议一起打车去的。”

黑色的车子，线条流畅，又有几分稳重。夏绘溪并不惊讶，这人既然是名校海归，家境好自然也不会叫人意外。她坐上去，微微调侃：“这个牌子不是跑车很有名么？”

苏如昊耐心地在等前面的校车转弯，手指在方向盘上在打着规律的节拍，侧脸沉静：“跑车并不适合所有的人。”

这分明是一个年轻人，又因为是自己的师弟，夏绘溪潜意识中就觉得他应该比自己青涩一些。可苏如昊有一种不由自主地让人信任的气质，夏绘溪觉得，逼着他喊自己师姐，确实有点不大合适。

记者会是在CRIX的新建厂址里举行。是在城市的郊区，需要从最东边的南大绕到最西边，路阻且长。夏绘溪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，忽然听到苏如昊问她：“研究所和CRIX的联系很频繁？”

“合作单位嘛，算是密切的吧。不过临床药物这一块我不清楚，和我的方向没什么关系。这次记者会是彭老师要求出席的，本来也没我什么事。”

他点头，不再多问。

赶到的时候，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夏绘溪坐下后连忙低头找纸笔，却敏感地发现前边起了骚动。

她抬起头，恰好看见一群人拥簇着一个年轻男人在贵宾席坐下，正对着台下。那个人的身材修长，略有些清瘦，头发微长，五官近乎完美，那双眼睛仿佛是深寒的一泓潭水，深邃得触不到底。

夏绘溪低低咳嗽了一声，试图掩饰心底那一点点无人发觉的不自然。关于那个栩栩如生的梦，她已经用心理学的知识梳理过好几遍。可是此刻她见到真人，却发现有些细微的情感还是难以克服。或许是联想起了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天性和冲动，比如生存，比如繁衍。也无怪弗洛伊德将一切的心理探究最终归结到了性欲之上。

如果可以，她也想给出一个叫自己信服的分析——为什么梦的对象是贵宾席上的他而不是别人？无解。夏绘溪在心底轻叹，脸颊微红。她知道，这种未知的模糊性正是心理学叫她沉醉的地方。

主持人简单介绍后，裴越泽站起来，走向布置精美的讲台。他的模样让夏绘溪想起了《夜访吸血鬼》里的汤姆·克鲁斯。骨骼清奇，唇色嫣红，脸色苍白，金发微卷，有一张叫人嫉妒的、天成俊美的脸庞，眉宇间浮着淡淡的忧郁，似乎蕴着无限的心结和寂寞。

这么一恍惚，也没听见台上说了什么。就听见工作人员在问：“各位有什么问题要提问吗？”

问题大都和最近的金融危机有关，夏绘溪听得心不在焉，那支木质的铅笔在手上飞旋，这是学生时代养成的小把戏了。

苏如昊已经沉默了很久，她忍不住便侧头看了他一眼。

他坐得笔直，目光投向台上那个男人，微卷而纤长的睫毛一动不动，看得

出注意力十分集中。其实这记者会没什么好听的，只是给导师应个卯，夏绘溪觉得他有些认真过头了。

不过苏如昊严肃的时候，眼睛分外闪亮，仿佛是黑丝绒上打了射灯的光的钻石，璀璨晶亮。

夏绘溪在心底赞叹的时候，突如其来地，大门哐的被推开了。

一个中年女人跌跌撞撞地冲进来，一边含糊地大声喊着什么。所有人都转过了脸去看她。她情绪激动，一边躲避着工作人员，一边重复着那些没人听得懂的话语。

夏绘溪皱眉，终于勉强听清了几个断断续续的单词：抑郁症，吃药，死。

裴越泽在一瞬间的意外之后，极有风度地停下了讲话。眉目清冷，似乎完全没有受影响，负手站在一边，嘴角的笑意从无到有，愈发浓厚起来。

保安最终将那个女人请出了现场。她犹不愿服从，挥舞着手臂，最终还是挣扎着被渐渐从大家的视线里拉走了。夏绘溪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。前一阵的时候市精神科医院出了一件事，一个20岁的抑郁症男性患者因为服了某种镇静剂而意外身亡，属于极严重的医疗事故。他的母亲也一度在各大媒体上曝光，声泪俱下地控诉医院，最后获得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赔偿金。

工作人员脸色苍白，不受控制地看了一眼裴越泽后，对台下说：“我们的时间还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。哪位还有问题？”

现场还有些混乱，苏如昊的声音微冷而清冽，在夏绘溪的耳边说：“药物辅助治疗精神疾病，你怎么看？”他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指尖拨弄着那支会场统一发放的铅笔，白衣黑裤，眼神清睿，专注地看着夏绘溪，唇畔是一道颇显锋锐的弧度。

夏绘溪也压低了声音：“我是Zac博士的追随者。”

苏如昊微笑着点点头，嘴角的笑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：“Zac博士并不提倡用药物来治疗精神疾病。不过——这次彭教授让我参加和CRIX的合作研发……”

夏绘溪微微吃惊，正要说“原来你和我不是一个专业方向”，有人转过头来，

似乎对他们的窃窃私语不满。夏绘溪抱歉地冲前排的人笑了笑，打算闭口不言的时候，手心一滑，那支笔就仿佛是灵巧狡猾的小兽，一下子掉在了两排桌子之间。她没有办法，只能微微地站起来半蹲着身子，探头去看究竟落在了哪里。

裴越泽在环顾会场的时候，忽然就看到了一个女孩子。他的眼力绝佳，隔了些距离，可他依然可以确定她是素颜，清淡如水，只用发箍将散发整齐地束起，露出额头上素滑如雪的肌肤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脑中闪过无数过往，却无可捕捉，只觉她似曾相识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他自若地等了一会儿，看了一眼满场想要发问的记者，最后指了指夏绘溪：“那位小姐。”

话筒递到夏绘溪手里的时候，她大脑里还是一片空白，有些愣愣地望着台上的男人，又觉得脸颊发热。她站起来，下意识地，手指推开了那个开关。最后说出了脑海里蹦出的第一句话，又茫然地把话筒递还给了工作人员。

会场的音响效果极佳，女声清脆，人人都听得清楚：“请问，您觉得药物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真的有益么？”

夏绘溪耳边有一声善意的轻笑，仿佛是轻雷，柔缓地炸响。她转过头去看苏如昊，发现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，轻轻比了口型：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台上的男子和他极有默契的一般，也在浅浅微笑，因为长得十分的俊美，裴越泽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叫人异样心折的感觉。他轻描淡写地就转开了这个话题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在场有许多的相关专家，我想，他们比我更适合回答。”说完，目光在夏绘溪脸上轻轻停留了数秒，语气柔和：“谢谢提问。”

或许时间是真的到了，他向台下众人轻轻颌首示意，就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

接下去主持人说了一番颇显冗长的致辞。苏如昊不动声色地看着夏绘溪，神色有一丝淡淡的异样。她的脸很小，侧边望过去，下颌尖俏。白色T恤和深咖色长裤，加上一件配饰的小马甲，显得她人利落干净。等他敛起目光的时候，恰好听到主持人说了句“发布会到此结束”。